

得到和失去，相辅相成；伤痛和喜悦，结伴而行

Harry's
Trees

哈利的 秘密树林

〔美〕乔恩·柯恩 (Jon Cohen) 著

陈水平 译

《少数派报告》编剧乔恩·柯恩耗时23年的全新长篇力作

被称为森林版《岛上书店》

高口碑读书社区Goodreads高分推荐 还未出版便已经售出海外版权



湖南文艺出版社



开卷天都
CS BOOKS

Harry's Trees

哈利的
秘密树林

[美] 乔恩·柯恩 (Jon Cohen) —— 著
陈水平 ——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开卷天经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利的秘密树林/(美)乔恩·柯恩(Jon Cohen)

著;陈水平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Harry's Trees

ISBN 978-7-5404-9077-5

I. ①哈… II. ①乔…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8171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8-2018-386

HARRY'S TREES by Jon Cohen

Copyright © 2018 by Jon Coh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k Literary & Medi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HALI DE MIMI SHULIN

哈利的秘密树林

作者:[美]乔恩·柯恩

译者:陈水平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毛闽峰 李娜

策划编辑:由宾 曹伯丽

文案编辑:邱培娟

营销编辑:吴思 焦亚楠

版权支持:辛艳

封面设计: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内文供图:Anthony Spay

装帧设计:潘雪琴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5mm×1270mm 1/32

字 数:335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9077-5

定 价:4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01. 彩票诅咒 _001
- 02. 截然不同的大狼 _013
- 03. 像白雪天使一样死去 _027
- 04. 悲伤的森林 _035
- 05. 决定去死的哈利 _045
- 06. 这里竟然有个树屋 _057
- 07. 树屋中的“交易” _065
- 08. 幽灵图书馆 _078
- 09. 寡妇阿曼达 _092



Harry's Trees

10. 懦弱的男人 _110
11. 消失前的准备 _120
12. 格鲁的账本 _131
13. 罗尼的罪恶感 _146
14. 春天来了 _152
15. 像“森林人”一样生活 _167
16. 大狼的寻找 _184
17. 爬上最高的树 _191
18. 只有爱充满魔法 _200
19. 400 万金币 _211
20. 逃离大狼 _219
21. “金子计划” _224
22. 新米尔福德的陌生人 _233
23. 冒险启动 _242
24. 第一袋金币 _250



Harry's Trees

- 25. 童话世界的终结 _255
- 26. 第二袋金币 _266
- 27. 大狼的“捕猎计划” _275
- 28. 真实的格鲁 _286
- 29. 阿曼达的吻 _298
- 30. 第三袋金币 _315
- 31. 被发现的巨大秘密 _326
- 32. 缝合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 _341
- 33. 事情变糟糕了 _350
- 34. 大狼哈利，终于相见 _359
- 35. 罗尼成功了 _370
- 36. 拯救普拉特公共图书馆 _379
- 37. 以一个吻开始 _385
- 尾声 “狼，狼，狼！” _391
- 致谢 _393

01

彩票诅咒

周末报

2016年3月11日，周五

一亿美元的大捧花

宾夕法尼亚州，埃辛顿——周三，面值1.103亿美元的跨州亿万彩票公布了，第一大街斯塔斯林花艺商店的7名店员在谈论她们的中奖感受。

“我们都不敢相信。”其中一个中奖职员凯瑟琳·基夫说道，中奖的彩票是她在约克的一家酒吧买的，“我们买彩票买了5年了，你知道，总是一起买。”

“6年！”另一个同事艾伦·梅里韦瑟嚷道，其他中奖同事都笑了起来。

如果这些女士选择现金支付的话，她们每个人将会获得税后1190万美元的奖金。

“我们的友情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基夫说道，“我们称自己为幸运的花匠。”

“真的，非常幸运！”梅里韦瑟插嘴道。

贝丝的追悼会在费城外韦弗利的利珀友人礼拜堂举行。贝丝是哈利·克兰的妻子，他们一起生活了14年。这间装饰朴素的大屋子里挤满了他们的亲人、朋友、邻居和同事。

一个女人与朋友的耳语传了过来：“唉，看看他，可怜的哈利！”悲痛不已、脸色苍白的哈利穿着皱皱巴巴的蓝色西装，坐在前排，被他哥哥大狼和贝丝的父亲斯坦搀扶着夹在中间。

整个房间异常安静。贵格会教徒的追悼会上，哀悼者们会不约而同地静静地坐着，直到有人打破寂静，开始说话，背诵诗歌或者唱歌。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在哈利那排座位的尽头，3月的寒风吹着窗外的树枝，打在玻璃窗上，啪啪作响。谁家的宝宝被惊醒了，一个老人咳了一声，白色的纸巾像鼓起的鸽翼一样在房间飞舞。

桑迪·梅娜德第一个站了起来。每隔一周的周二傍晚，桑迪会和贝丝去赫斯普乐体育馆打网球。“贝丝，”她的手紧紧地攥着前排座位的靠背，说道，“贝丝，我想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眼泪从桑迪的脸颊流过，“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以后余生的每一天，我都会怀念你的。”桑迪的丈夫又塞给了她一张餐巾纸，并扶着她坐回了座位。

哈利依然直直地盯着前方。

巴克曼熟食店的老板卡尔·巴克曼慢慢地走了过来。“嗯。”他开口说道，然后又停下来用纸巾擦了一下额头，清了清嗓子，卡尔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嗯，我只想说贝丝是个了不起的顾客。而且，哈利，我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而且，这……这是个超级大的悲剧。显然，嗯，嗯，上帝也是了不起的，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思议的。谢谢各位。”卡尔惊慌地环顾四周，好像突然意识到在贵格会教徒的追悼仪式上也许不该提到上帝呢。那些该死的破规矩到底是什么？他赶紧溜回了他的座位。

哀悼者们都转头注视着哈利。屋外，一辆重型卡车停在了街边。整个房间随着卡车引擎的轰鸣声颤动了起来。哈利动了一下，眨了眨眼睛。房间的气氛非常尴尬，但是哈利依然坐着，一动不动。

一位坐在哈利左边的女士突然像只猫鼬一样冒了出来，扬了扬手中的一支银笛。“贝丝，让我为你吹一曲吧！我本来想即兴创作一首，但是我实在是太伤心了，什么也想不出来，所以我还是吹奏甲壳虫乐队的歌吧，因为他们的歌能传达我们所有可能的情感。我要吹的歌叫作《你好，再见》。”说完，她将笛子举到嘴边，一张口却跑了调。“嗯，稍等，我要调一下音。”她摆弄了一下调音杆，重新拧紧，然后再次将笛子举到了嘴边。她闭上眼睛，奏出了第一个音符，这次真是恰到好处。流行音乐那简单的旋律，却像巴赫的大提琴曲一样，让人们心潮澎湃。

但是，哈利依然坐在那一排，没有任何响动。

房间后面有人站了起来，用苍老、低沉的声音开始说话：“呃，我叫比尔·贝尔松，我住在格恩西路那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贝丝和我的杰克罗素梗犬巴德之间的故事。每天早上，我都会把巴德拴在前院的樱桃树下，让它看门护院。贝丝每次去火车站路过时，都会停下来摸摸巴德的头，挠挠它的肚皮。每次走进院子，她会打招呼：‘你好，巴德。’每次离开，她会说：‘再见，巴德。’”

比尔·贝尔松停了一下：“我能从开着的窗户里听到贝丝的声音，当然有时候我会在后院扒拉落叶，但是他俩之间这短暂的问候，这简短的一句‘你好，再见’让我非常开心。”比尔深深的叹息声回荡在整个房间里，“我一定会想念那个时刻，因为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和狗狗们说说话，幸福地活着，这就是贝丝。她会一直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中。”

哈利终于移动了，这是自从斯坦和大狼将他领进这个房间以来他第一次移动。他慢慢地转向这位男士，比尔·贝尔松。但是比尔已经坐了下来。

哈利的眼睛转向另一个正站起来的少年——詹森·勒德。不错的孩子，就住在隔壁，他们出去度假的时候，他还帮他们修剪过草坪。“嗯！是这样。”詹森开始了，“我们现在正在课堂上读《第五号屠宰场》，就像贝尔松先生以及那位吹笛子的女士说的那样，在书里毕利·皮尔格里姆

曾说过一句话：‘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因为他好像只是切换了时间的轨道，所以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兰夫人还在这里，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切换了时间的轨道。”詹森坐了下来。

哈利终于站了起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哈利打算说话，他说了一句话，但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以至没人听出他说的是是什么。他看了看地板，又看了看天花板，然后重复了一遍：“在这儿等着。”

两百来人交换着不解、疑惑的眼神。

哈利走过大狼，大狼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但是哈利用力甩掉了他，踉跄了一下后，顺着中间的走道向外冲去。他“砰”的一声推开了礼拜堂的大门，冲下了石阶，冲到了草坪上，似乎想拼命逃离什么东西。大狼，这个大块头，像个火车头一样气喘吁吁地在寒风里追赶着他的弟弟。最后，他们一起扑倒在了结冰的地面上。

被压在哥哥的身下，哈利觉得自己突然放松了，但是他听到了自己痛苦的呻吟——原来根本就没法逃避——他的左眼睁开了。他眯着眼睛瞪着自己的左手，它被大狼的身体压在离脸仅几英寸^[1]远的地方。5天以来那只手一直紧紧地攥成拳头，这会儿手指慢慢张开了，露出一张汗渍满满、皱巴巴的乐透彩票。

“在这儿等着。”他自言自语，看到贝丝站在他的面前，看到5天前的贝丝站在市场大街街边。

在这儿等着。

那天他们正手拉着手沿着费城的市场大街匆匆赶路，因为看电影眼看就要迟到了。在第六大街等红灯的时候，他转身看着她，贝丝那婚后女性独有的精致面容打动了他。嘴角的笑纹，右耳上的那缕头发在傍晚

[1]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1英尺的1/12。1英尺等于0.3048米。

的余晖下闪着红色的光泽。他握着她的手，是那样喜悦。有贝丝在身边的时候，哈利是最开心的。他把她拉进怀里，亲吻她。一个深情的吻。

她挣脱他，微笑着说：“怎么啦？”

“举起手来投降吧，”他说，“很可能还会再来一次。”他看到了第六大街的红灯变绿了，“肯定还会再来一次，在每一个偶数的街道。”

“是吗？就像强迫症一样？夫妻接吻强迫症？”

“偶数街道夫妻接吻强迫症。”

“你是个奇数般奇怪的人。”

“不，我是一个很“偶数”的人。”

贝丝笑着把他推开：“你知道的，你真的有点强迫症。我一直在想你的袜子抽屉。”他们身后正好就是“老海军”服装店，商店橱窗里整齐地摆着几排男人的短袜。

哈利摇着头：“哇，我在想着你最令人惊艳的事情，你在想着袜子。”

“你的袜子抽屉真的很让人吃惊，哈利。”

“我没有袜子抽屉。”

“是的，因为你把你的袜子丢到了你的内衣抽屉。”

“我有内衣抽屉吗？”哈利再次指着红绿灯，“严肃地说，你已经被警告了。”

他一直都在想着数字。为什么？为什么他只看街道的红绿灯，远处市政厅的钟，呼啸而过的公共汽车车头上的线路数字牌？

在这儿等着。

贝丝催他：“我们真的要快点啦，我讨厌看电影迟到。”

“好的，我们走。”

他们走向另一个街区。他又吻了她。

她的笑声像太阳一样明媚。“第七大街，”她嚷道，“这是奇数，你骗人。”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噪声，他们几乎同时转过身。几个巨大无比的机器正在拆一个旧的砖头仓库，声音比正在酣战中的恐龙弄出的动静还要大。嘈杂混乱的城市！他们赶紧走下马路牙子，哈利还差点被绊倒。贝丝一把扶住了他。“我很好。”他说。我们要赶着去看电影，他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人行道的人很多。天很冷。人们正在拆一个仓库。

另一面墙马上要倒地了——世事无常——他收回视线再次转向身边这美丽的面容。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蜂蜜的香味，白色的牙齿，明媚的笑声，结实的双手。看着她穿着红色的羊毛大衣。“这件外套……”他说。外套是新的，她昨天才拿到。

“太红了？”

“不，只是……你穿着它实在是漂亮。”

她看着他：“哈利，你的心情真是出奇地好啊，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什么事都来了。”

他的眼睛突然发现了什么。他盯着街对面一家便利店的门，门上绿色的霓虹灯标志闪耀着“宾夕法尼亚州乐透彩票”。霓虹灯朝着他一闪一闪地眨眼。数字。

“嘿。”他说。

贝丝顺着他的眼睛看到了那个霓虹灯标志。“好吧，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拽住他的胳膊，“不行，我们继续走，电影还有5分钟就开场了。”

哈利被贝丝拉着继续往前走着，但一直扭头看着那家便利店。哈利突然停在了拆除工地的胶合板围栏前，像一只被皮带拉住，死活不愿前行的倔强的狗。“就在这儿等我一小会儿，好吗？”他说道，不得不将自己的声音提高，超过机器的轰鸣声，“我只想买一块士力架，电影院里是没有士力架卖的。”

贝丝将手伸进大衣口袋，拿出了几块迷你士力架——去年万圣节，他们买了太多包士力架——士力架金色的包装纸在太阳底下闪着金光。

哈利愣住了，并没有去拿那些士力架，而是转过身趴到胶合板围栏

上的一个小孔上，透过孔向里窥探。当拆迁落锤晃起来的时候，哈利赶紧移开了眼睛，他可不想看着房子倒塌，也没法像本应该有的那样激动。

贝丝伸手把他的外套领子竖了起来：“要建‘哈利的树林’，你根本不需要十个亿。”

哈利根本没法向她隐瞒什么，为什么他还是多此一举想去试一试呢？

“我不是想要买彩票。”他依然不肯承认。

“很好，那我们去看电影。”

哈利的脸唰地红了。

“等你跨过马路，我们会迟到的！”贝丝说道。

“6点抽奖，我会错过的。”

贝丝看着他的眼睛：“忘了彩票，就这一次，好吗？”

他感到很难受，他想说，贝丝，他们砍掉了我的铁杉树。但是，这件事他已经告诉过她了。围栏的另一头，另一个货仓倒下了。哈利仿佛听到他的铁杉树倒了。他又开始为他在美国农业部林务局的工作感到焦虑了，就跟以前焦虑过无数遍一样。年轻时候种下的树是怎样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枯萎成了卫星地图上的小黑点，变成让人头脑麻木的数据图表。他的小隔间是怎样不再充满松香和橡树树液的味道，只剩下塑料的气味。他是怎样将他的一生贡献给了森林保护，却在一个完全没有一根木头的房子里工作。森林保护？哈利全身僵硬。他在跟谁开玩笑呢？他甚至不能保护一棵树。尽管坚持了很多周，哈利仍然不是一个有保护能力的人，他们砍掉了他的铁杉树。昨天，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那棵树，从他坐着的那排办公室隔间的小窗外唯一能看到的树，那棵几乎陪伴了他一生的树，被砍掉了，砍成了段，然后被一辆黑色的大卡车拉走了。A-3号停车场需要更多的空间。哈利在他的小隔间里坐了一整个上午，一个没有树的林务局。

“你不需要乐透彩票。”贝丝说道。

哈利尽量不去看那些霓虹灯的乐透标志，那个标志正朝着他亮闪闪

地眨着眼睛，使得他不得不眯着眼睛。他摇了摇头。

没人辞职，至少目前这个时候，他们都没有。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她看着他的眼睛：“如果你很痛苦，这想法就不疯狂。”

“没有，我才不痛苦呢。”他很快地回答道，“是这份工作很痛苦，但是我，你知道，我很开心。”是的，除了偶尔想到工作的事情之外，他是很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老想着工作的事。

他看着她在看他，不，不是在看，而是在端详着他。贝丝在端详着她的哈利。今天早上他刮胡子的时候，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端详着自己。他就在镜子里面，但是不怎么像他了。他摸着脸上的剃须膏，好像是它们遮蔽了真正的哈利。他很快地冲干净了自己的脸，再看了看，发现依然不是……他自己。你的面容很漂亮，贝丝会对他说。她还会说，主要是因为你的眼睛，它们会微笑。它们点亮了你的整张脸。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第一次接吻，她吻了他的唇，然后吻了他的眼角，再然后退后一步看着他。

“你的眼睛，”她低语着，“把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了一起。”

“东西？”哈利问道。

“专属于哈利的那些东西，”她回答道，“你是一个非常帅的家伙——黑色的头发，还带着大波浪卷，漂亮的直下巴，像鸟的翅膀一样的眉毛。当你的眼睛微笑的时候，哇……”她又亲吻了他。他的整个身心都在微笑。

但是今天早上在镜子里，他只看到自己两眼无光，耷拉着的下巴，又短又乱的头发——一个不开心的哈利，一个害怕上班的颓废男人。他又看到了贝丝，他们站在市场大街上。

“真的，我没有很痛苦。”他痛苦地说道。挤眉弄眼，他想让自己的眼睛笑起来。

现在，她开始认真地注视着他，她的眼睛映照出他无可辩驳的痛苦的表情。

“真的只是工作。”他说道。当他俯身去亲她的脸颊的时候，他的眼

睛越过她，依然盯着那个霓虹灯标志。

她转身走了。

“嘿，回来。只需要一秒钟！”他大声地说道，不想让自己的声音被机器声淹没，“只是件小事，贝丝。”

她转过身：“小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张小小的乐透彩票上？不，这不是小事。亲爱的，从林务局辞职吧。我们还没有孩子，我们可以抵押贷款，我每天可以多工作几个小时。”贝丝是一个捐款提案撰写咨询师，为几个城市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是个历经坎坷仍然不屈不挠的专业乐天派。

“我不想让你多工作几个小时。”哈利说道。

“你也可以多工作几个小时，”她微笑地看着他，“在你的新工作岗位。”

“在‘哈利的树林’。”他说道，眼中露出了一丝微笑。多美好的名字，一点也不造作，一点也不官腔。在绝望中，他曾靠在椅子后背上，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个网络的图标——一个大写的字母H，用美国山毛榉树茂密的树干组成的字母。

“不，”贝丝说道，“在贝勒植物园。他们想让你过去帮忙。过几年，等我们攒够了钱，我们就开始建‘哈利的树林’。”

“得了吧，他们能支付我多少工资？一个小时10美元，还是8美元？”

“但这是一份能让你感到快乐的工作，哈利，快乐地工作，这是第一次——”

一个单词突然跳出了他的嘴巴：“永远。”

贝丝靠近他：“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能想到办法的，我们一起努力，一起！”

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就是那么简单，他甚至可以看见。看到他们种植和照料着真正的树，而不是把它们在电脑的屏幕上移来移去。在户外工作，伴随着气味浓烈的土地和树叶的芬芳，精疲力竭地结束一天的劳作，而不是心力交瘁。不再有小隔间，不再有会议。贝勒植物园的确是

在寻找树木栽培专家，吉姆·马辛杰马上要退休了。哈利突然面露喜色，然后又皱起了眉头。他们没有福利，没有政府退休金，没有保证。“不，”他回答，“那真是疯了！”

“哈利——”

“不，在这儿等着！”

他本不想叫喊，但是他喊了，因为要压过拆房的噪声，要压过贝丝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走过马路，一边回过头，眼睛瞟向她。她穿着红色的大衣，靠在胶合板的围栏上，好像被他爆发的怒气牢牢地钉在了那里。

在这儿等着。

他几乎想转身回去。不，如果他快一点，他们还是可以赶上看电影的。她应该不会跟他生气，不会为了这么件愚蠢的小事跟他生气。而且，万一他赢了呢？他目前突然冒出的那种奇怪的可怕的兴奋感不就是所有乐透彩票获奖者所描述的那种征兆吗？我知道我会赢，这一次我知道我一定会赢。哪些人赢得了彩票呢？从孟加拉国来的出租车司机、汽车配件商店的秘书、林务局的办公室小职员。是的，小职员——他赢得了这次的乐透，所有的一切就像魔法一样改变了。

哈利急匆匆冲进了狭窄的便利店。运气真好，只有两个人在排队，一位穿着杂色皮毛大衣的年老女士和一位建筑工人。

那位女士手里抓了一大把彩票，狡黠地喷了一口烟，转向后面的建筑工人，说：“抱歉，伙计，我肯定赢。”

建筑工人笑了笑，用浓重的费城口音回答说：“你知道，再多的彩票，你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运气。”

“噢，我能肯定。”她取笑道。

哈利咽了一口口水，这些人，对数百万的赌注太随便了。建筑工人

伸手拿钱包，哈利跟着也想拿自己的钱包。建筑工人拿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甩在了柜台上。哈利拍了拍他裤子后面的口袋，口袋是空的。噢，该死的，他将钱包落在了家里。

一大群人进来了，在他后面排起了队。他将手伸到大衣的口袋去搜寻，指甲碰到了几枚硬币，叮当作响。他将四枚硬币拿了出来——正好一美元，正好一张彩票的钱。他叹了一口气，心脏怦怦乱跳。

“下一位。”收银员咕哝着。

哈利走向前：“一张，请给我一张。”

收银员在按键之前机械地抬起了他的头：“你是给我一串数字还是怎么弄？”

哈利怔住了。他感到了来自队伍后面人们的压力，好像有数千个人在后头排队一样。他的数字，他最重要的，孤注一掷的幸运数字，但是他的脑袋此时一片空白，他的幸运数字是贝丝的生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以及他自己的生日的组合——但是他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你需要电脑帮你挑选吗？”收银员问道。

哈利斜着眼睛，抓着额头。

“嘿，哥们儿！”收银员说道。

哈利看着窗外，繁忙的街道对面，贝丝还在他让她等着的地方，来来回回地踱着脚，在寒风里走来走去。她身后的工地上，落锤已经升到拆迁吊车加长臂的顶端，像个大钟摆一样来回晃动着。

“电脑选号，当然。”哈利松了一口气。

收银员敲击着按键。

一串号码突然冲回了哈利的脑海：“1980523。贝丝的生日是5月23日！”

彩票售卖机吐出了他的彩票。收银员拿起了他的彩票，就好像一个警察抓着一个突然出生的婴儿。正当收银员把这张薄薄的方形的彩票递给他的时候，哈利突然有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

“啊，上帝啊！”排在他后面的女士发出了惊叫。